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鉴真东渡

张慰丰 耿鉴庭

中华书局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鉴真东渡

张慰丰 耿鉴庭

目 录

一、东渡前的经历	1
二、日僧来唐	5
三、六次东渡	9
四、在日本的十年	20
五、对日本文化的贡献	25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鉴真东渡

张慰丰 耿鉴庭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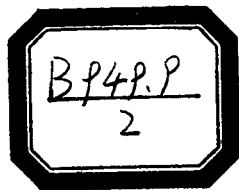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1 1/8。印张·15 千字

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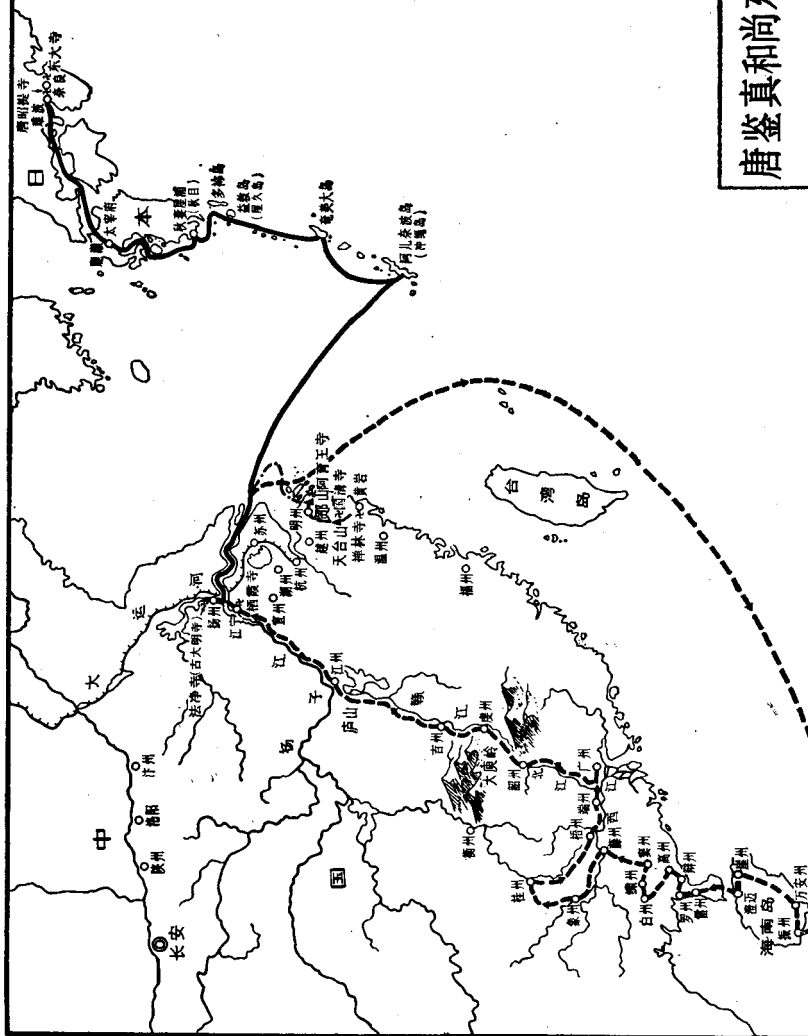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20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1018·848 定价：0.11 元



唐鉴真和尚东渡行迹图

—— 第二次行迹
—— 第三次行迹
—— 第四次行迹
—— 第五次行迹
—— 渡日成功



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，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千百年来，无数先驱不顾个人生命安危，冒着惊涛骇浪，冲破重重险阻，东渡西行，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。在成千上万的先行者当中，唐代(618—907年)鉴真和尚的事迹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一、东渡前的经历

鉴真(688—763年)，俗姓淳于，广陵江阳(今江苏扬州)人，据说是战国时(前475—前221年)齐国辩士淳于髡[kūn 坤]的后裔。他小时候就很聪明，喜欢钻研各方面的知识，对于建筑、雕塑、医药都有很大的兴趣。他的父亲是一个佛教信徒，曾在当地大云寺随智满禅师^①受戒^②。鉴真十四岁时，就在大云寺出家，成为智满禅师的徒弟。大云寺是当时淮南一带的名刹，是封建朝廷赐额的寺院，里面不仅有华丽的建筑和塑像，而

① 禅师，禅宗的大师，也作精通佛教经典理论的和尚的尊称。

② 戒，指佛教戒律。佛教信徒接受师父传授戒律，叫做“受戒”。

且集中了各样人才。鉴真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获得了深厚的知识基础。

705年(唐中宗神龙元年)，鉴真十八岁时，道岸律师^①为他授了菩萨戒^②。道岸在文学、佛学、建筑学等方面，都有很高的造诣，在佛教界有崇高的地位，当时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“授戒之主”。道岸为鉴真授戒后不久，即被唐中宗李哲(684,705—710年在位)邀请到长安(今陕西西安)，鉴真也跟随着入京。

707年(唐中宗景龙元年)，鉴真二十岁时去洛阳，不久又到了长安。第二年，在长安实际寺随弘景律师受具足戒^③。弘景颇受朝廷的器重，则天(684—705年在位)、中宗朝曾三次奉诏出山入宫，作授戒师。道岸和弘景的师父文纲也同时被召到京城，文纲是当时佛教界著名的大师，他是道宣^④的弟子。鉴真从这些名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佛学知识。

鉴真在长安、洛阳两地学习佛学，七年后回到故

① 律师，律宗的大师，指负责授戒的德高望重的和尚。在日本为僧官级别之一。

② 菩萨戒，即大乘戒，佛教戒律的一种，戒条有二百五十之多，内容极为繁杂。

③ 具足戒，就是完全的戒。只有通过菩萨戒和十遮十三难(“遮”指为僧必须具备的条件，“难”指禁止事项)的考问，合格的才算具备僧籍资格，这是僧侣的最高戒律，表示各种修行的戒条均已具备。

④ 道宣，唐代名僧，中国佛教“律宗”的创立者。

乡，主持龙兴寺^①、大明寺^②工作。由于他高尚的品德和出类拔萃的学识，到他四十五岁时，就成为淮南一带远近知名的授戒大师，由他授戒的门人达四万余人。

鉴真是当时佛教界的学问僧，他在二十六岁时，就曾登坛讲律疏。除了讲授佛学外，他又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活动，先后修造古寺达八十余所，并为许多寺院雕塑和铸造佛像，砌造宝塔，书写过三部《藏经》^③。同时又从事福利事业，创立悲田^④院救济贫病。可见鉴真不仅是一位高僧，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。

鉴真对于医药也有很深的造诣。他所学的佛学中的“五明学”，其中的“医方明”即是研究药物和治疗疾病的一个学科。他还从弘景那里得到了许多验方，又参预了当时佛教界的治病救灾活动，获得了很多的临症经验。

鉴真生活于历史上所说的“盛唐”之际，当时经济繁荣，社会安定。这个时代，人才辈出，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王维，画家吴道子，书法家颜真卿等，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匠。那个时候，科学技术也有很高的成就，李

① 龙兴寺，即大云寺，唐中宗时改称龙兴寺。

② 大明寺，遗址在今扬州法净寺，即平山堂。

③ 《藏经》，《大藏经》的简称，也称《一切经》，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。

④ 悲田，供救济苦难贫穷用的田产。

淳风、僧一行诸人，对于天文、历法、算学等作出了不少新贡献。医药方面也有显著进步，出现了卷帙浩繁的巨著，如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。唐政府还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类似药典的著作《新修本草》，又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校“太医署”。鉴真正是在这样一个盛唐文化中培育出来的人物，他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，同劳动人民长期的接触，掌握了唐代的文学、艺术和科学技术知识。

鉴真的出生地扬州，也为他提供了成长的肥沃土壤。大运河开凿后，扬州地处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，成了水陆运输的孔道，地位显得十分重要，不但在国内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上，而且在国际贸易和对外关系上，都是个重要城市。鉴真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耳濡目染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中外人物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、药物，使他成为博闻广见的人。因而在以后的东渡日本的壮举中，能够把唐代文明比较系统地介绍到日本去，为当时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。

决定鉴真后半生的重大时刻不久就来临了，那就是以荣睿〔rui锐〕、普照这两个日本留学僧的来唐为契机，鉴真因此踏上了新的征途。

二、日僧来唐

隋唐年间，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，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。日本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节和留学生、学问僧来中国学习。隋王朝(589—618年)三十年间，日本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；唐代从630年到894年的二百多年中，日本又先后派出十九次遣唐使，使团人数少则一、二百人，多则五、六百人。唐王朝也多次派遣使节回访。中日两国十分友好。

当时，中日两国常常以佛教为桥梁，来沟通两国之间的文化。据统计，随遣唐使来华并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日本留学生有二十六人，而留学僧却多达九十二人；在长安的外国僧人中，也以日本僧侣为数最多。

佛教自一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，经过几百年的时间，唐代时达到高度发展时期。公元六世纪，佛教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，到了八世纪也很盛行。当时，中日两国统治阶级都把佛教作为国家宗教，许多文学艺术，科学技术，如建筑、绘画、雕塑、书法等等，往往联系着佛教的传播有了新的创造。因此，隋唐年间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宗教为桥梁，也就成为很自然的历史现象了。

七、八世纪时，日本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佛教，持统天皇（687—696 年在位）年间，日本各地寺庙多达五百四十五所以上。741 年（天平十三年），日本仿照中国做法，下诏各地置僧尼两寺。742 年，圣武天皇（724—749 年在位）在首都奈良东大寺铸造高五丈、重五百吨的金铜佛像，投入的劳动力多达二百多万人次，历时近十年。752 年（天平胜宝四年），即鉴真赴日前一年，东大寺举行了大佛开光^①法会，这是国家重视佛教的象征。

当时日本的佛寺有免课免役的特权，而出家又很方便，一般通过“私度”、“自度”即可参加僧尼队伍。为了逃避课役，人们纷纷出家，使得朝廷的赋税收入明显减少，在经济上陷于十分窘迫的境地。同时，在僧尼队伍中，出现了腐败堕落行为。日本政府曾三令五申，禁止私自传教，规定僧尼不得私度，限制授予度牒的人数，并制订了种种严格的规定，可是仍然不能改变局面。于是，日本政府认为，必须把取得僧籍的权力直接控制在政府手中，制定完善的授戒制度，以此来限制、取缔和淘汰僧尼，挽回佛教界的颓废状态，使佛教更好地为他们的政治服务。

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名叫隆

^① 开光，佛教的宗教仪式之一。佛像塑成后，择日致礼供奉，名“开光”，也称“开眼”。

尊的僧人，向政府献策，提出亟需派员去中国聘请传戒师。这个建议被采纳了，当时挑选了两个人，即兴福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，都是年轻的僧徒。他们来唐的任务是修习佛学，聘请传戒高僧。

733年（唐开元二十一年，日天平五年）四月^①，荣睿、普照随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来中国，同行者还有玄朗、玄法两个僧徒。四月初三，遣唐使的四条船从难波出发，经过四个多月的漂流，终于在八月中抵达苏州。第二年，多治比广成等到达东都洛阳。这一年唐玄宗（712—756年在位）正在洛阳。荣睿、普照被安置在洛阳的大福先寺，跟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，普照还从定宾律师处受具足戒，获得了正式僧徒的资格。在大福先寺，他们物色到一位名叫道璇〔xuán 旋〕的中年僧徒，深明律法，受到一部分僧人的尊敬。道璇接受了邀请，与婆罗门（印度）僧菩提，同时随副使中臣名代等一起东渡，于736年（日天平八年）五月到达日本。上述人员抵日后，对日本的文化、宗教曾发生过一定影响，但由于道璇在学问资格方面还不够理想，加上僧员不足，仍不能完成正规的授戒仪式^②。因此，荣睿、普照

① 本书纪年用阳历；月、日用阴历。

② 按佛教戒律，授具足戒，必须三师七证，即需要三位师僧授戒，七位僧人临场作证。

认为自己尚没有完成来唐的使命。

737年(开元二十五年),玄宗返回长安。荣睿、普照也从洛阳来到长安,荣睿被安排到大安国寺,普照被安排到崇福寺。他们在修习佛学的过程中,结识了不少中国僧徒,其中有一位名叫道航,是鉴真的徒弟。荣睿、普照从道航那里知道鉴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,并了解到鉴真有度人、授戒数万人的丰富经验,认为鉴真是他们所要物色的赴日传授戒律的最理想的人选。

742年(天宝元年),荣睿、普照在中国整整度过了十年岁月,他们准备回国了。为了赴日的方便,他们通过道航的关系,取得了当朝宰相李林甫给他在扬州的侄子广陵郡(即扬州)司仓参军^①李凑的一封介绍信,要李凑给予备办船只的便利。荣睿、普照还想通过道航的关系,请鉴真推荐几位德学兼备的传戒师。道航愿意东渡,长安的僧人澄观,洛阳的僧人德清,高丽的僧人如海等,也都答应随同赴日。上述一行人于当年十月抵达扬州,来到大明寺拜谒鉴真,向鉴真陈述了来意,诚恳地请求鉴真东渡传戒,并推荐适当的传戒师。

鉴真看到他们一片诚意,平时又传闻日本的情况,深感日本是一个“有缘之国”,当时就问徒弟们说:

“有愿意接受邀请到日本国传法的吗?”

^① 司仓参军,简称仓曹,专管漕运的官员。

可是在场的僧徒一个也不吭声，有一个名叫祥彦的僧徒代表大家出来讲话：

“日本国离中国太远了，性命难存，中间隔着茫茫沧海，百人中无一人得渡。”

这表明祥彦对东渡日本，有很大的顾虑和犹豫。鉴真又开口问：

“另外有谁愿意去的？”

仍旧无人回答。于是，鉴真第三次开口道：

“为了佛法，何惜身命！你们既然不去，那么，我去吧！”

见到师父如此坚决的态度，祥彦等十七位僧徒纷纷表示决心，愿随师父东渡传戒。

这样，鉴真就以五十五岁的高龄，开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东渡壮举。

三、六次东渡

中国和日本只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，两国最近的距离只有四百多里，在科学发达的今天，可以朝发而午至。但是远在一千多年前，因造船、航海技术的限制，茫茫沧海，却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自然障碍。

由于日本海有一股左旋回流，这股回流从中国大

陆经朝鲜半岛，向东通往日本山阴、北陆地方，形成一条自然航路。古时候，中国人利用这条航路经由朝鲜半岛到达日本，中国文化也由此东传。但是，由日本前来中国，就不好利用这条航路。

直到唐朝初期，日本人来华的海路，多从九州北部经壹岐岛、对马岛到朝鲜半岛南部，再沿半岛西海岸北上到辽东半岛，由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或江苏一带登陆。中国人赴日，也多走这条航路。这条航线世称北路，它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，航程比较安全，但需时较长。

七世纪末期以后，由于日本和新罗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融洽，而日本对九州以南各小岛的開發有了进展，于是放弃北路，采取南路，从九州南下到多祢岛（今种子岛）、益久岛（今屋久岛）、奄美大岛等，再由西横跨东海，到扬州或明州（今浙江宁波）登陆。由中国东渡日本，一般也走这条航路，但也偶有走北路的。这条航线较短，需时也较少，但风波之险远远超过北路，几乎每次遣使船只中必有遭遇风险覆没的。

八世纪末期，中日之间的往来采用另一条航线，即从九州西北的值嘉岛（今平户岛及五岛列岛）向正西横渡东海，到明州或扬州登陆。其归路则横渡东海直指值嘉岛。这条航路最短，如果遇上顺风，不到十天即可

到达。但鉴真东渡时，尚未开辟这条航线，他走的是最为艰险的南路。

由于荣睿、普照带了宰相李林甫的介绍信，来到扬州后，得到了李凑的协助，准备了船只，同时采办了粮食、药品等，声称到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。当时，决定跟随鉴真赴日的有他的弟子，以及道航、澄观、德清、如海，加上荣睿、普照等四个日本僧人，共计二十多人。743年（天宝二年）三月，正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浙东一带发生了海盗骚扰事件，公私航行因此断绝。其时，在随行人员中，又发生了意气之争，道航认为如海品行不检，学行欠缺，不应带他同行。如海一气之下，告到淮南道采访使^①班景倩〔qiàn 歉〕那里，说道航“造舟入海，与海贼连”，又说有上百名海贼，将要进城来。班景倩听到如此报告，颇为惊骇，下令将日僧荣睿、普照以及道航等人拘捕。经过审讯调查，证明如海确系诬告，但采访使最后还是决定：“现在海贼横行，不能过海。”虽然归还了其他物品，但没收了船只。由于这意外事件，东渡计划因此夭折了。

就这样空返日本吗？荣睿、普照并没有忘掉他们的使命。他们和鉴真商量，鉴真安慰他们说：不必发

^① 淮南道，辖境相当于今淮河以南，长江以北，湖北应山、河南信阳以东地区，治所在扬州。采访使，各道掌管举劾所属州县官吏的官员。

愁，寻找适当的机会再走，一定会达到目的的。接着，他们就作第二次东渡准备。鉴真出钱八十贯，买了岭南道^①采访使刘巨鳞的一艘军船，还雇了十八名船员。这次东渡的规模很大，也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。随行弟子有祥彦、道兴、德清、思托等，连同荣睿、普照，一共十七人；还有玉工、画师、雕刻家、刺绣工、石碑工等，连同船员共计八十五人，带了包括经卷、佛像、法器、香料、药品等大批物资，于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月明之夜，从扬州悄悄启航。船行到狼沟浦时，遇到风暴，船破了，只好弃船上岸，潮水又涨到岸上，水深齐腰，天寒风急，极为辛苦。他们停下来修理船只，过了一个月，继续航行。可是船出扬子江口，在江苏海中的马鞍山一带，又遇到风浪。在一个海岛上又停泊了一个月，等到了顺风，才继续航行。在浙江海面遇着更大的风浪，触礁沉船，船上的人仅仅逃出生命，登上了一个荒滩，既无食粮，又无饮水，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。三天后被渔船发现，送来了大米和水。第八天，才来了官船，把他们运回明州。明州太守向朝廷请示安置办法，结果把大部分人遣送回乡，十七位僧人被送到鄞〔mào 贸〕山（今浙江鄞〔yīn 银〕县东）阿育王寺。第二次东渡又失败了。

① 岭南道，辖境相当于今广东（连南瑶族壮族自治县除外）和广西大部，治所在广州。

第二年春天，鉴真一行受聘到越州(今浙江绍兴)龙兴寺讲律授戒。后来又巡游了杭州、湖州(今浙江吴兴)、宣州(今安徽宣城)，在各地授戒、施诊、修寺，夏末回到阿育王寺。744年(天宝三年)秋，即他们回到阿育王寺不久，又碰上了不幸的遭遇：越州的僧人知道鉴真在作东渡的准备，归罪于日僧荣睿、普照，说他们引诱鉴真，向官府请求逮捕了荣睿(普照因躲在民家未被逮去)。在押送赴京的路上，荣睿在杭州得病，因病请假治疗，后来假托病死，才得脱难。第三次东渡计划又失败了。

荣睿、普照虽然遭到迫害，吃了苦头，却没有退悔之心，这使鉴真既高兴，又感动，更坚定了他东渡的决心。这一年冬天，鉴真改变了办法，他派弟子法进和两名随从先到福州，购买船只和粮食，作第四次渡海的准备。自己率领徒众三十余人，声称到天台山巡礼，从浙江小路，翻山越岭，拟往福州。途经宁海到始丰(今浙江天台)，巡礼了天台山；又从始丰经临海、黄岩等县，取道沿海大路向永嘉郡(今浙江温州)进发。但是，留在扬州龙兴寺鉴真的弟子灵祐出于爱师之心，和其他寺院的三纲^①一起，上书江东道^②采访使，请求劝阻鉴

① 三纲，寺庙中统辖众事的，每寺都有“上座”、“寺主”、“都维那”各一人，称为“三纲”。

② 江东道，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南部和浙江、福建两省，治所在苏州。